

經部

周官集傳卷七

元 毛應龍 撰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鼂氏圖曰帗列五采繒為之有秉舞者所執羽舞師註曰析白羽為之宛丘詩曰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值者持也鷺翿之翳謂舞者所持以指麾又蔽翳其身也形如帗鄭司農曰干舞者兵舞劉氏曰謂執干盾以為武舞也人舞者手舞劉氏曰謂使人效四夷來王之舞也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為節

鄭鍔曰此皆王出迎賓之時所奏名曰肆夏則以安肆為義行則緩而安肆也名曰采薺則以齊速為義趨則急而齊速也在堂則賓已近故速若在車上則行趨然亦在車而謂之行謂之趨者盖言所奏之遲速與行趨時無異也又曰環拜盛禮鍾鼓盛樂也禮之盛者必用盛樂也

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

鄭鍔曰射者何以聽何以射盖言應節之難也天子五節以聽四節以射其詩則騶虞也諸侯三節以聽四節以射其詩則貍首也大夫士一節以聽四節以射詩則采蘋采蘩也　按射儀注云騶虞采蘋采蘩詩篇名貍首逸

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

鼓凡樂成則告備詔來瞽臯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樂出入令奏鍾鼓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歐陽氏曰凡聲音之正否器物之備缺時節之先後舞列之謹怠凡屬於樂事者無非樂政也則無非樂師之所當治矣鄭鍔曰國之小事或有當用樂者令

奏樂者鍾鼓不當用者不令之則不敢奏也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

鄭鍔曰入學頒學均謂之學也一字之義分而爲經旨不然也質之月令春入學合舞秋入學習吹之以爲入學頒學者無二義皆學宫也盖周家建五學其中謂之辟雍水南曰成均水北曰上庠水東曰東序水西曰瞽宗春令學士始入學所以學於辟雍也總

處於此以觀其能然後分而處之至秋則所觀者以知其能否矣於是分而處之宜學禮者處之瞽宗宜學書者處之上庠宜學干戈者處之東序宜學樂者處之成均非惟不分學士為二義又合周家立學之制也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樂器

歐陽謙之曰當合樂之時掌樂之官欲其俱在焉作樂之器欲其俱備焉故須此展省之然後可以作樂

也必大胥比之展之何也大胥掌習舞者此之合樂

其為學士習舞而設故耶

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宫中之事

鄭鍔曰如當用樂則鳴鼓以召學士記曰大昕鼓徵

以警衆也歐陽氏曰大胥所職蓋無與於宫中而云

宫中之事竊意宫字當為官字序官中之事序次其

一官所掌之事也士師云掌官之政令與此意同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

其怠慢者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犆縣辨其聲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黄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吕應鍾南吕函鍾小吕夾鍾

鄭鍔曰陽律則順而左旋陰吕則逆而右轉進陽退陰故迎而與之合也大師以十二管吹而求其合方其未得所合則陽自為陽陰自為陰樂聲無自能合及其吹而合之則黄鍾與大吕配大簇與應鍾合姑

洗奏而南吕應蕤賓奏而林鍾從由是天地神人皆可得而感動之六吕亦名六同謂同乎陽也又名六間謂間於六陽之間也

皆文之以五聲宫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鄭鍔曰六律六同已合則必以五聲文之易曰物相雜故曰文言用五聲以相雜使如錦綉之成文也

司馬氏樂書註曰宫弦最大用八十一絲聲重而尊

故為君商是金金為决斷臣事也弦用七十二絲次宮如臣次君也角弦用六十四絲聲居宮羽之中比君為劣比事為優故云清濁中民之象徵屬夏夏時生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配事弦用五十四絲羽為水最清物之象弦用四十八絲或問六律六同相合相生之義鄭鍔曰黄鍾者言陽氣始萌於黄泉之宮施布種地也大呂言陽氣大旅助乎陽以牙物也大蔟言陽氣大族出乎地也夾鍾言夾助乎陽

以宣乎種物也亦謂之圜鍾以為圜丘之樂宫取天體之圓以言之也小吕言隂氣旅助乎陽始萌而尚小亦謂之中吕言至此地為隂陽之中處也蕤繼也賓尊也言陽氣道隂氣而生養萬物也函鍾即林鍾也林君也君氣繼陽君主種物也又謂之函鍾言地道之能包容也夷則言陽氣正法度使隂夷則傷物也南吕言隂氣助陽而任成萬物也南任也又言南方之功成於此也無射言陽氣成物終而復始無有

厭射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而閉藏種物也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

歐陽氏曰教六詩未必即是教之歌詩也以風賦比興雅頌之義教之爾故瞽矇以歌詩為職而不知其義得無如齊髙厚之歌詩不類者乎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大饗亦如之大射帥瞽而歌射節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

而詔吉凶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凡國之瞽矇正焉

林氏曰堂上之樂以歌為主故謂之升歌堂下之樂以管為主故謂之下管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絃歌

孔氏曰柷以合樂敔以止樂　聶氏圖曰爾雅註云簫二十三管風俗通云舜作簫以象鳯翼

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大喪與廞

歐陽氏曰擊拊應鼓歌三事小師之職也以登歌下

管徹為節也大饗亦如之從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皆如祭祀之時也

凡小祭祀小樂事鼓𣜩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歐陽氏曰𣜩所以引樂也大祭祀大饗大師鼓𣜩以引樂小祭祀小樂事則小師鼓𣜩以引樂

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絃歌

鄭鍔曰古之王者作樂必欲審聽其音非好樂也盖將以知政爾聽必使矇瞍者謂其收視於內不亂於

外聽必審也然人而無見乃廢疾也使其以疾而見廢則先王之所不忍者是故閽者使守門刖者使守積聾者使司視而瞽者使司聽茲又不忍棄人之仁心也

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

鄭鍔曰諷誦詩及世奠繫則鼓琴瑟以颺之使聽者既聞其聲又達其意當諷誦而鼓琴所以平和君心也其心和平則聞規戒不惟不怒且又樂而無倦也

或謂先王使公卿大夫各致其規警諷諫非不足以聞過彼微而樂工乃使之諷誦古時及世帝繫耶愚謂得於言則其聽也未必審得於樂則其聞也入必深所樂在是所聞必詳因悦樂之時得規戒之益其效捷於卿大夫之諫非以為朝廷百辟無能誦前代之事以論興衰也所謂瞽矇誦詩之諫見於此矣

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鄭鍔曰九德之歌夏書九功之可歌者也六詩之歌

風賦比興雅頌之聲節以役大師聽從其令也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

鄭鍔曰樂工用瞽矇三百人故用眡瞭亦用三百人以扶之其眡明瞭又明者也播鼗本瞽矇事為其無目故眡瞭先播之使聞皆言播鼗盖有先後也又曰列於東方謂之笙磬東物生之地取物所由生之義列於西方謂之頌磬西物成功可歌之義眡瞭或擊其東或擊其西

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

鄭鍔曰大師知音然目不明於眡故為之正其序又

曰相瞽矇以升堂

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賓射皆奏其鍾鼓鼖愷獻亦

如之

歐陽氏曰賓射皆奏其鍾鼓言皆則賓客與射為兩

事言其則鍾鼓眡瞭自作也凡樂事有令之者又有

奏之者又有作之者經中言奏皆是舉起引發而使

他人作之之意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凡聲高聲䃂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

鄭鍔曰律吕之數皆起於黄鍾因黄鍾之數以求長短多少則律吕由是生矣律吕不和則聲必至於不和而制氣則為聲之病是故有大高大正或䃂或緩之失器莫大於鍾於是言鍾之病鄭鍔曰形謂偏陂

則其聲散而不收又曰十二辰零鍾其不甚圜

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

鄭鍔曰用十二律以為之度數則長短多寡由此而生用十二聲以為之齊量則大小輕重由此而准或厚或薄或高或下由數度之不審也以是病而求之得其聲矣或侈或弇或達或回由齊量之或差也以是病而求之得其制矣如是而為樂器和焉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鍾教縵樂燕樂之鍾磬

鄭鍔曰先儒謂磬為四方之音又以磬音為象萬物之成盖六秋之音為至清也惟清故難調䕫特以擊石拊石百獸乃率舞詩人特曰依我磬聲此所以設磬師以教其擊之之法

凡祭祀奏縵樂

杜子春云縵讀為怠慢之慢縵者雜聲比朝祭為慢縵非正聲祭祀亦奏縵樂將以安神示之懽心也

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凡祭祀饗食奏燕樂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掌鼙鼓縵樂

鄭鍔曰鍾之名有鎛有鏞而又有編鍾編鍾十有六為一虡小胥正其位磬師教其擊者也鏞則十二辰之鍾書所謂笙鏞以閒典同則辨其聲者也鍾師掌鳴鍾以奏樂故曰掌金奏叩之大小鳴之大小鏘鏘

喈喈為樂之盛故奏九夏必擊之歐陽氏曰左傳襄四年曰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文王而曰工歌是有詩而可歌者也肆夏而曰金奏是徒有其聲可以金奏而無詩可歌明矣九夏之樂其所謂金奏之樂乎後世承訛習舛而以諸夏為詩篇也

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

鼂氏曰諸管參差亦如鳥翼鼂氏圖曰笛者滌也所以滌蕩邪穢也　徐氏音辨曰築地曰舂樂記曰迅

疾以雅䟽云雅樂名舞者迅疾奏此雅器以節之也

凡祭祀與饗射共其鍾笙之樂燕樂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大旅則陳之

歐陽氏曰或不用備樂只用鍾與笙也

鎛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歐陽謙之曰凡軍之夜三鼜盖鼓人軍旅夜鼓鼜是

也皆鼓之盖鎛師以鼓警鼜鼓人鼓之也守鼜者盖掌固所謂夜三鼜以號戒是也亦如之亦如軍旅三鼜皆先鎛師鼓之而後有鼓鼜者也
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鄭鍔曰或謂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韎東方之樂名設官以掌之何也愚以象胥之官推之象胥譯四夷之語者也其文曰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以是知周

家之德能致四夷明矣至於樂則止有韎師竊以三方之樂不作於祭祀之時而東夷之樂為近正故奏之也何則東夷孔子之所欲居且為箕子之國則其樂有中國之氣可知不然何獨設官以教之歟祭祀舞韎樂明其得遠夷之懽心以祀其先王大饗亦舞之示諸侯以遠夷向化歌舞聖德如此則為諸侯者可不奉王命乎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

鄭鍔曰樂師所教凡六而旄舞居其一攷之於經或用之社稷或用之山川旱暵獨旄舞無所考掌韎掌四夷之樂凡有三官曰韎師曰旄人曰鞮鞻氏作四夷之樂當從其國之舊不變其俗所尚立韎師則所服者赤韋示不變其所服也立旄人則所執者牛尾示不變其所執也立鞮鞻氏則所履者革示不變其所履也

凡祭祀賔客舞其燕樂

鄭鍔曰祭祀賔客作燕樂之時旄人則用其所習之散樂夷樂而舞之也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歙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賔客饗食則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歐陽氏曰鼓羽籥之舞亦當如鼓金奏之類使之聽鼓聲而為舞之節也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歙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

鄭鍔曰周之先公開國於豳教民稼穡與夫爲寒暑之事備於七月詩而謂之豳風至於成王王業大備念其祖務農之勤教民之悉凡四時所行皆以豳詩從事故用豳籥名官殆由齊竽趙瑟秦缶皆其國之所尚也以籥而吹豳詩殆猶瑟之曲笛之弄也然所掌者乃用土鼓土鼓伊耆氏之樂也伊耆氏即神農始教民畊者也周人以先世開國以農不敢忘土事之始由是設籥章之官專掌土鼓而用豳國之籥所

吹皆豳國之音不忘本也

凡國祈年于田祖歙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

朱氏詩傳曰周禮所謂豳雅王氏謂亡之或疑即楚茨以下四篇是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也歐陽氏曰田畯之義當從爾雅為正或以為先教田者或以為田大夫未必經意也　鄭鍔曰祈年吹豳雅雅者正也

國祭蜡則歙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朱氏詩傳曰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王氏以為亡之或疑即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未知是否或問杜氏引郊特牲蜡祭十二月鄭氏謂十二月建亥之月賈氏取月令為證如何曰周以建子為正而月數未甞改七月之詩月數皆夏時也孟冬祈來年亦猶社曰卜來歲所以重歲事而為早計爾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龡而歌之燕亦如之

鄭鍔曰祭祀用之以樂神示燕樂用之以明盛德之所致也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

鄭鍔曰庸器者紀功之器也經曰民功曰庸樂器則國家所自造之器而庸器者則王者有救民之功然後得此器二器雖在所藏而所以示後世者以救民之功為主祖先傳之後世以為榮子孫守而不墜以為之寶故特以名官也

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大喪廞筍虡

爾雅云木謂之虡所以挂鍾磬栾韻虡或作簴　鄭鍔曰樂器必用筍虡以縣之此以掌藏樂器為職故凡祭祀時則帥其八十人之屬以設筍簴然但設而不掌其縣所當陳者庸器爾陳於祭祀之時以表先王有功能得此器子孫能守以奉祀也陳於饗食賓射以彰先王之功可服諸侯且以為國之華也

司干掌舞器

歐陽氏曰名官以司干而以掌舞器為職則所謂干戚羽籥之具宜無所不掌矣

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賔饗亦如之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歐陽謙之曰祭祀之時必待舞者皆陳列就位而後以其器授之貴其整肅也

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

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朱氏曰周代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畫而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繫之周易變易便是流行底交易便是對待底

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

歐陽謙之曰三夢之法皆占夢之書也

其經運十其別九十

鄭鍔曰其經運十占夢之正法有十也一運而九變十運而九十變故經運十其別九十也十運者夢之運變也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見於夢故三夢占書名之曰運或問大卜云其經運十鄭氏注改運為煇之說何如曰此經言掌夢之法故鄭說為非　鄭鍔曰視祲有十煇之法此日旁之氣十煇者日之輝光也十運者夢之運變也安有改運字以為虛邪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鄭鍔曰使掌北門之管而或誘秦以伐鄭約晉伐狄而或有二心於狄則人不可以輕與謀者始剏議以立事吉凶悔吝由動乃生作內作外吉凶不一則謀事之始宜致其審果者進退未決而求其決也當斷不斷或有受其亂之悔宜進不進或失投機之會則

行事之不果爾至者會言近止而人或過期欲有所往而道或不通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凡小事涖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

鄭鍔曰涖卜尊者之職也事既小則大卜尊矣其涖之宜哉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

曰弓兆

鄭鍔曰以理推之方兆者言占四方之事也漢武發易而占知神馬當從西北來非占四方之事乎功兆者占立功之事也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非占立功之事乎義兆者占義之事也南蒯筮得黄裳元吉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非占行義之事乎弓兆者弓有射意故後世有覆射法東方朔射守宫跂跂緣壁之

語非有覆射之事乎卜師眡龜而得之兆象乃開出其書如書所謂啓籥見書也　愚按四兆之義不可彊爲之説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鄭鍔曰凡卜必以龜骨可灼之高處眡於涖卜之人乃揚熾其火以發作其龜兆而致其墨致龜食墨則有吉凶可占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於龜室上春釁龜祭祀先卜若有祭祀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賈氏曰春時風氣燥達之時也

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

徐氏音辨曰莊子爝火不息亦作燋燋所以持然火

也

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

徐氏音辨曰爇燒也

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吉凶

鄭氏曰卜筮皆當占特言掌占龜說者引左傳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之言謂掌占夢者專以龜為斷也愚謂卜筮各立一官占人專掌占龜筮人專掌占筮各

不相干晉獻卜驪姬卜人知其不可從長之言有為而發豈曰專以龜為斷乎以八筮占八頌事有先以蓍而筮者則又兆之於龜兆之頌也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事有先用龜以卜者則又卜之於筮之辭也筮有九此言八筮亦云八故蓋所筮之八事曰征曰象與謀果至雨瘳也謂之八命亦云八筮亦云八故亦因八事之故乃有八筮乃占於頌頌有千二百而以八頌為占者蓋所筮之事有偶於八頌相符者則從

而占之於千二百中之八也至於用龜以卜既成八
卦又參之筮以占之其所占者此八故爾然則占人
既用卜又參用筮也
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凡卜簭既
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鄭鍔曰墨龜所食之墨也
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
周易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

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

劉氏曰予謂九筮之名而以辨吉凶則不可以巫為筮矣此乃前世通於占者九人其遺法存於書可傳者也古者卜筮之官通謂之巫更咸戊目等皆其名者也巫咸見於他書多矣易疑為陽所謂巫陽也其他則未聞雖未聞不害其為有也

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上春相簭凡國事共簭

或問筮人先筮而後卜鄭氏云於筮之凶則止不卜
集傳不載何耶曰賈氏云曲禮曰卜筮不相襲若筮
不吉而又卜是卜襲筮故筮凶則止不卜按洪範云
龜從筮逆又云龜筮共違於人觀此則筮不吉而又
卜不嫌其為先筮後卜賈附會鄭說謂彼是箕子所
陳用殷法故與此不同非也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

鄭鍔曰所占者人君之夢也人君精神與天地陰陽

相為流通夢之吉凶天下之吉凶禍福繫焉故設官

以三夢之書占其六夢

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天地之會有升降往來隂陽之氣有盈虛消息歳之所建時之所運固有常數所以觀之辨之又以日月之運星辰之次以占夢之吉凶焉葢日月星辰其垂象可見者也按堪輿黄帝問天老所謂大會有八小會亦有八則十二月皆有建厭對配之義占夢者又

必以日月星辰推之
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敺疫
鄭鍔曰如文王之夢九齡高宗之夢傅說孔子之夢周公則平時思之故夢焉蓋夢之正也夢飲酒者旦而田獵夢有喜者旦而哭泣幽明之相反顛倒錯亂孰為吉孰為凶也是故考諸天地陰陽以決之也不

然何必占夢之官邪

眡祲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掌安宅敘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

掌主也眡祲主以法為之安其居處也降下也降如天降割於我家之降人見妖祥則不安敘述降災之故為祈禳之語以去之民心均欲除惡樹善占夢以季冬贈惡夢此以正歲而行安宅之事所以順民心

也奬斷也正歲之行歲終斷之計其吉凶多少以驗其禳降之有效否以行賞罰亦所以儆虞稱事歟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官集傳卷八至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謄録監生臣嚴續曽

監生臣任以依

周官集傳卷八

元 毛應龍 撰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六祝祝讀為呪按韻說文祝祭主贊辭祝或作呪祝願也　鄭鍔曰永長也貞正也降年有永有不永人有得正而斃死者有不得正而斃死者故求其永貞欲順受其正命也說者謂人君所以自求多福自貽

掊命固自有道而必命大祝之官祈之求之何哉故愚以為六祝之求非人君一己之私也其意則要天下均受多福均保正祿爾後世之君私己而不及天下故設秘祝之官自為自求漢文帝知祠官祝釐專為朕躬而不為民故詔罷之以文帝觀之先王豈為己計哉　鄭司農曰順祝順豐年也郊特牲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　歐陽氏曰順祝不必專為順豐年凡雨暘順序而為報本之禮皆順祝也年祝如祈穀

于上帝于社稷而有豐年意嘻諸詩固有祝辭矣寧風旱逆時雨之事其在中乎吉祝吉祭之祝辭也所謂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者其是乎瑞祝祥瑞之祝辭古人得祥瑞則歸功於神漢世猶然是則告祥瑞之事必有祝辭筴祝其卜筮之時所以命蓍龜之辭乎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

六祈以祈其同於人也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

六辭皆大祝施於神者所謂上下親疎遠近乃以神言之　歐陽謙之曰天地即上下也山川有遠近也祖宗之靈非所以為親近乎九皇六十四氏之祀非所以為疎遠乎　鄭鍔曰祠者因祭祀而為之祠也

四時之祭春曰祠謂以言辭為主也應龍曰按說文春祭品物少多

言如曰假爾泰筮有常乃所以命之也　杜氏曰詰文辭也命者述其意以命神如命龜之命蓋有指使之

當為告書亦或為告書武城曰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金縢曰乃告太王王王季文王　鄭鍔曰會者會盟告神之辭也山川鬼神

臨之苟渝此盟明神殛之之類也禱者有所祈禱告神之辭也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

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絶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

九祭皆祭食之法

辨九𢷎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𢷎六曰凶𢷎七曰竒𢷎八曰襃𢷎九曰肅𢷎以享右祭祀

鄭司農曰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陸氏釋文曰即今之揖

鄭鍔曰或祭祀之時或享獻之時或勸侑之時所拜各異也

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

劉氏曰大禋祀者祭天圜丘也肆享者宗廟大禘祭
示祭地方澤也三者禮最大故特言之肆享為禘可
知矣
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
鄭鍔曰尸始入室拜妥尸尸則以韭菹擩于醢以祭
于豆間謂之隋守祧所謂藏其隋謂此隋也
來瞽令皐舞相尸禮既祭令徹
鄭鍔曰及祭已畢則令當徹祭器之人徹而去之九

嬪內外宗之屬皆掌徹事大祝令之也

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相飯贊斂徹奠言甸人讀禱袝練祥掌國事國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禱祠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禁督逆祀命者頒祭號于邦國都鄙

分封土地先告后土示不敢專也有牲有幣禮動不

虛故也　鄭氏曰祭號六號　鄭鍔曰諸侯之國雖各有命然六號亦有不得而用者須其所得而用之號以與之則大夫不敢僭諸侯諸侯不得僭天子禮矣六號之中有天地之號諸侯不得祭天地則不用天子之號也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

歐陽謙之曰順與逆對順豐年意者已得豐年而行

之如秋報之禮是也逆時雨蓋閔雨而行之如禱雨之祭是也風旱為虐則禱而使之寧静裁兵為害則禱而使之止息林氏曰彌所以止之也皐疾為苦則禱而使之遠去

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

隋是尸之祭也主人受尸酢亦有隋祭小祝贊尸以授之案特牲少牢尸始入室拜安尸尸隋祭以韭菹擩於醢以祭於豆閒徹與奠則小祝贊大祝也徹既祭命徹大祝之令也奠奠爵也特牲祝酌奠於鉶南

凡事佐大祝大喪贊湖設熬置銘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祠

大祝非一事諸有事皆小祝爲之佐大祝以肆鬯湖

小祝贊之也

大師掌釁祈號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

歐陽謙之曰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盖郊者國家所以祀五帝四望四類之神之

所也保郊云者若保于郊祈保護之力於諸神也祀
于社祀于社稷之神而求保護之力也若云保守於
郊豈小祝之職分哉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及辟令啟及朝御匶乃奠及祖
飾棺乃載遂御
菆聚也殯時聚木蓋櫬而塗之即所謂以椰菆塗其
椰也及將葬時當辟除乃令開啟之天子七日而殯
七月而葬

及葬御匶出宮乃代及壙説載除飾小喪亦如之掌喪祭祝號王弔則與巫前

歐陽謙之曰乃代者在宮之時喪祝為御出宮之後必有車僕代喪祝御柩車以行

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徐氏音辨曰郊特牲所謂喪國之社也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

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

歐陽謙之曰禂馬禂亦蕃盛之義不必改讀亦可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説禬禜之祝號

鄭鍔曰盟則明其未來詛則詛其已往説者謂先王之於臣民臨之以正御之以信宜其詐偽不作何用盟詛為哉愚以為天下不能皆君子一一以君子待之則小人攘臂於其間矣先王不敢盡信也以為小

人之情有不畏刑罰而畏鬼神者故為盟詛之法以待之是亦待衰世之意爾荀卿乃曰盟詛不及三王是不考周禮也故書言苗民之時泯泯棼棼以覆詛盟則又自三王已前有是事胡可謂不及三王耶

應龍曰横渠張子云周禮是的當之書其間如盟詛之類必有末世增入者要知詛盟見於有苗之時載於書尚矣在詩亦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則盟詛乃詩書之所有於周官何疑焉

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所用載於盟詛之書其辭之所叙述既謂王國之信

用而質成侯國之劑又謂之劑信則皆信由中出豈

徒辭說云爾哉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鄭鍔曰巫既多故立司巫以統治之又曰建巳之月

雩祀上帝者禮之正大旱而雩出於非常故帥羣巫

而舞之

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

鄭鍔曰大烖之時將以禳之故帥巫而造巫恒

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蒩館凡祭祀守瘞凡喪事掌巫降之禮

鄭鍔曰不止地示宗廟之中亦有瘞繒之類祭而瘞埋祭之終也司巫守之俟禮畢乃去見敬神之至也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筭春招弭以除疾病王弔則與祝前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若王后弔則與祝前凡邦之大烖則歌哭而請

鄭鍔曰歲時祓除以拔去其不祥釁浴則用香薰草藥之類沐浴如今五月浴蘭之類每歲以時祓除釁浴其宮中之事爭應龍曰求雨以女巫以陰兆陰也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

鄭鍔曰典法則大宰之所建而大史亦建之豈其職

與太宰比也大宰用是以治邦國都鄙官府小宰用是以逆其治司會亦用是以逆其治大史又建之以逆治何邪愚以為小宰貳大宰之治司會攷用財之數其書則建於大史也書者不刋之典苟無其書雖大宰之尊亦無所稽攷亦謂之建豈不宜哉惟其書之所在故邦國都鄙官府有疑于所行之法者必求質證于此彼求辯於法吾以書而質證之有不信者是違法也詎可不待之以刑哉　歐陽謙之曰大宰治

官之長小宰治官之貳司會主計大史掌書皆以六典八法八則逆治焉周家之法本以參互而考之也若夫法者上之所制而下之所用也用法不一其人甲欲用此條乙欲用彼條必須辯於官而後決大史必考其當否焉不信者必加之刑則後者必以公心用法而舞文弄法者無有矣信字當訓為實若曰用法而不當其實謂攷于法書而不信也

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

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

鄭鍔曰或問邦國都鄙與民上下相臨猶待約劑以為信何也曰盟誓要辭藏在府庫啓其書而考按讀其然否不信者不依約劑則與之刑罪

正嵗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徐氏音辨曰從步至戌謂之嵗禾熟可以千計謂之季　鄭鍔曰或謂侯國欲其奉正朔則頒厯子之使

不敢違宜曰頒正朔乃言頒告朔何也應龍謂諸侯受朔每月必告廟而後行故有告朔之祭恐其不告也故頒正朔而謂之告朔爾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遷國抱灋以前大喪執灋以涖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事攷焉小喪賜謚凡射事飾

中舍筭執其禮事

大宰曰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大宗伯曰宿眡滌濯　歐陽謙之曰當祭之時於職事有祗冒所當辨明而不容已者大史掌禮故即禮書而孜焉其人之行事有牴牾於書即所謂不信也則誅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大祭祀讀禮灋以戒史以書叙昭穆之俎簋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其

小事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諱鄭司農曰大祭祀也

馮相氏

或問馮相氏即堯典羲和之職何如羲和堯大臣也周官馮相氏只以中士為之職之尊卑固不同然觀帝堯之世四時平秩分命申命止羲和四子爾周家正歲年頒正朔則有大史焉以下大夫二人為之又有馮相氏又有保章氏殆不一職王者設官猶詳備

於帝者矣

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

鄭鍔曰在天有一定之位在人有行事之叙欲辨人事上合乎天位非明于天象者不知也太歳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格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

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是為十二歲之位正月為陬二月為如三月為病四月為余五月為臯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元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是謂十二月之位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謂十二辰之位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是謂十日之位自角亢氐房以至于翼軫是謂二十八星之位在天之定位各推其所在欲人之行事不違也乃辨其先後

之序以會之春則平秩東作欲合乎日中星鳥之時夏則平秩南訛欲合乎日永星火之時秋則平秩西成欲合乎宵中星虛之時冬則平在朔易欲合乎日短星昴之時以至民之析因夷隩國之寅賓寅餞凡事之敘皆求合乎天是之謂會堯典之平秩所謂平秩者正此所謂辨其序事也四時之序必當致日致月致日必於冬夏至之日致月必於春秋分之日皆立土圭以待其景之自至也或問日月五星所以違天

而右行者如何曰陳祥道曰天繞地而轉一晝一夜適周一匝又超一度天左旋日月違天而右轉日一日行天一度月一日行天十二度强天之旋如磨之左轉日月如蟻行磨上而右轉磨轉速而蟻行遲故日月為天所牽轉至於日沒日出非日之行乃天運於地外而日隨之出沒也正蒙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黄朱氏楚辭注曰天積氣耳形如彈丸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鄭鍔曰凡此五物豈欲測未来以為奇中之術哉盖辨於方萌詔王以救灾應變之道亦救灾者必貴乎有政應驗者不可以無事以政而救灾者人君之職

欲其應變之事有先後之序必詢訪乃知

内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

鄭鍔曰或謂内史掌書之職亦考其詔王之事幾類乎太宰而等級遼絶乃亦不同何耶應龍以為大宰者權之所在内史者書之所在也大宰建其典以詔王用其權内史掌其法以詔王案其書也用其權故可以馭羣臣按其書故可以詔王治詔王之語雖同

乎大宰以權與書論之不倖矣爵禄廢置殺生予奪

王者馭天下之大柄操之掌握而不可倒持以授人

者柄則在内史内史之尊亦可知矣此所以用中大

夫為之也

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

鄭鍔曰國有一定之法又有一時之令掌其法書其

令各有守不可亂也内史皆職其貳而已漢書曰前

王所是者為法後王所是疏為令又曰以攷政事以

逆會計與大宰司會更相參稽也
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
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為
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或問制祿之說以周官考之人數極多安得許多閒
祿給之先儒嘗疑之矣朱子門人嘗問孟子所答周
室班爵祿與周禮王制不同朱子謂畢竟周禮底是
個全書經聖人手作必不會差孟子時典籍已散亡

想見沒理會先儒之說往往只疑周官數多打算来豈有許多田禄分得愚謂此只是鄉遂中官數多爾殊不知此皆是寓禄非有如許多之官此如總二鄉之地其田視公之禄總五家之地其田視下士之禄又有各官目之下重1者所以自唐以来疑設官之多方周時官不必備寧得有此若如後人所議却六卿已有三公臨之既立三公管卿則豈司徒所能統攝若謂退閒之官則文武之時寧有退閒之公卿大

夫此但除却鄉遂之官特是寓禄便可無疑故嘗謂周禮晚出於煨燼之餘去古既遠世儒多有疑於周公之制蓋未之考爾如分田制禄孟子已説得分明南軒張氏謂孟子答北宫錡之言蓋出於師友之所傳故家遺俗之所聞者雖曰甚畧而大綱可得而推之如下士之禄用五家之田所收蓋五家田五百畝藉五家之力以耕而收其租當五十畝之所入可以祭矣此所謂圭田五十畝也足以代其耕者如此下

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庶人在官府史胥徒是也𦍒
子由古史疑周官府史胥徒太多朱子謂這個當時
却多是兼　鄭鍔曰既贊為之以方出之則王合義
矣可書之以為後世法又藏其貳則他日有所考既
言内史讀之又言内史掌書王命言之重詞之複則
其事可知也春秋之世城濮之役晉侯有功襄王命
内史叔興父策命之為侯伯則周之家法猶可考之
如此晉之克齊使鞏朔獻捷定王使禮之以侯伯克

敵大夫告慶之禮又私賄聾伯使相告之俾勿籍賜賞之非其義而內史不書又可知矣

外史掌書外令

鄭鍔曰有內令有外令王后之令行於宮中曰內令則女史書之王之令行于四方曰外令則外史書之

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

鄭鍔曰四方之志則齊語魯語晉志鄭志之類孔安國序書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

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掌達書名于四方

鄭鍔曰四方言語不同上世音讀與後世亦異欲使天下誦讀之際無東西南北之訛無古語今言之異則書之名不可不達也名者字也所以正名百物達之於四方使所謂皆同也小行人九歲諭書名蓋外史達之九歲之久慮其不一又使行人往諭之亦書名既正道德乃一風俗乃同

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王國遣使臣以文書頒行于四方則外史掌書其令以授之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灋令焉掌贊書

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贊書歐陽謙之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贊書共一經也盖治邦國萬民之事者受法令於冢宰時御史以治書史之官贊冢宰而授法令

因書以予之所以授法令者在冢宰所以贊冢宰而書予之者在御史

凡數從政者

鄭鍔曰上自公卿下至元士無非從政之人既總其凡又總其數數則以小數計凡則以總計之知其凡數則官之冗省皆可得而見矣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叙之以治其出入

鄭鍔曰凡國家所造皆公也車不同則用不同所用之旂亦不同所行先後之序亦不同掌其政以治其出入則凡公車之數與夫新故成毀無不周知之矣

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鍚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

鄭鍔曰金之為物剛而克制以象義也

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

鄭鍔曰象者剛潔而有文理不可以非理屈者也

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徐氏音辨曰大麾黑色綏也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明堂位曰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

王后之五路重翟鍚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

鄭司農曰錫馬面錫總者以繒為之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　徐氏音辨曰總之色有朱有繪有鷺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幦尾櫜疏飾小服皆疏素車棼蔽犬幦素飾小服皆素藻車藻蔽鹿淺幦革飾駹車雚蔽然幦髹飾漆車藩蔽豻幦雀飾

徐氏音辨曰詩云象弭魚服　歐陽謙之曰疏飾蓋不加練治者　徐氏音辨曰唐十道四藩志云果然之獸行有先後食有長幼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
庶人乘役車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
自役車以上皆在等者當以等而叙之自是之外有
精作為功則曰良車麤作為沽則曰散車或良或散
惟所用而已固無一定之常也
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凡賜闕之毁折入齎于職幣
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墓嘑
啟關陳車小喪共匶路與其飾歲時更續共其獘車大

祭祀鳴鈴以應雞人

歐陽謙之曰案雞人職大祭祀夜呼旦以嘂百官雞人呼旦之時巾車鳴鈴以應之示其車已夙駕也巾車已駕則人主固不敢緩於登車之節而人執事者寧敢有不及於質明之時者乎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賓客亦如之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

歐陽謙之曰五戎之車當屬於夏官而屬於春官何也五者皆備其副以待用而軍政則不與焉故車僕所以掌是車而為巾車之屬而已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大喪廞革車大射共三乏

聶氏圖曰容似今之屏風其制從廣七尺以牛革鞔漆之今案大射禮謂之乏射人職謂之容鄭兩注謂

獲者所蔽以禦矢也蓋以容蔽其身故得禦矢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

歐陽謙之曰九旗之物各有屬若日月之常則屬於王交龍之旂則屬於諸侯是矣餘王氏之說近之

鄭鍔曰析羽者木路之所載王以恩有所旌别也凡此皆諸儒取制字之義以言之立名不一故取義不

同文字之制尤至理之所寓故因義以明理使人曉然得於目睫之間也

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

仲冬教大閱司馬主其禮司常主旗物故贊司馬頒之　歐陽謙之曰大閱之際自諸侯孤卿已下皆在焉有莅兵者有不莅兵而但任事者孤卿建旜大夫

建物不莅兵者也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莅兵者也師都所謂鄉遂之大夫是也盖莅兵之主者也州里通言鄉遂之屬也如鄉之州長遂之縣正已下皆是也縣當是縣師之官所以掌閒田之民其職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鄙當是都鄙之吏如都司馬掌其都之衆庶車馬甲兵之戒令是也

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

號

歐陽謙之曰百官各象其事百官盖在軍中任事者也其事所掌各不同司常頒旗舍人掌舍司兵建兵虞人之屬其事不一茍不象其事而畫之於旗人之所求者將何自而知官司之所在哉古者州里皆必有名左氏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則州有名也紂囚文王於羑里則里有名也則州里之官各象其名宜也古者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號魯有東門襄仲

宋有桐門右師是其所謂號也則家邑之官各象其號宜也其所建之旗各象其所掌之事所居州里之名所在家邑之號而畫之旗焉是其所以識別也其不曉然易知乎

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大喪共銘旌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甸亦如之凡射共獲旌歲時共更旌

歐陽謙之曰會同賓客各建其旗與祭祀同而置旌

門則會同賓客之所獨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正都禮與其服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

鄭鍔曰禮有毫釐之辨彼都之人有不得用多矣又況奉祭之服乎命宗人以正之所謂正者與其他所正之禮服為有祖廟之嫌爾　歐陽謙之曰都鄙之間有祭祀之事故羣臣有壇壝亦如國中也蓋太宰

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保羣神之壝祀

羣神於壇壝以求其保佑之力也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國有大故則令禱

祠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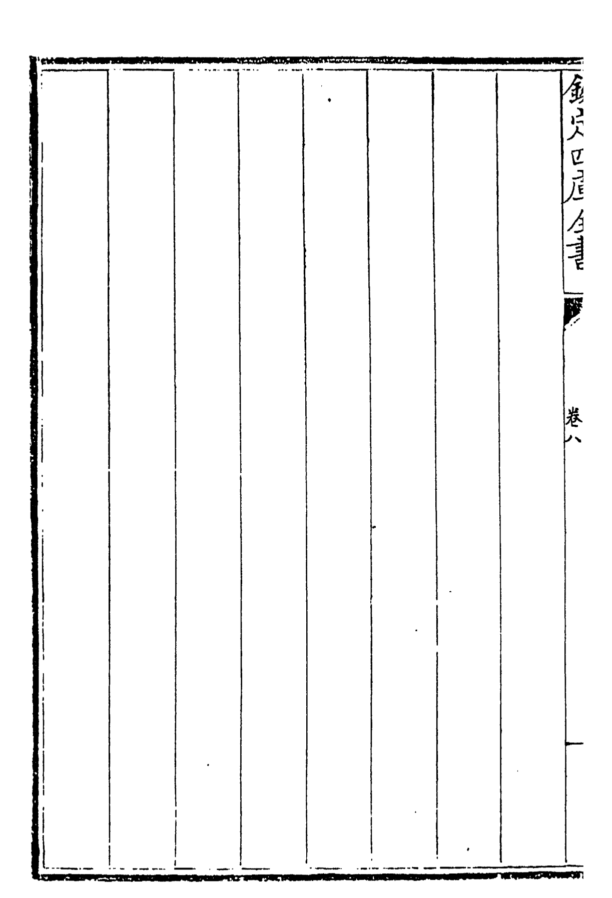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辯其名物

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以禬國

之凶荒民之札喪

鄭鍔曰都宗人不言宮室車旗之禁令獨此言之者

大宰有八則以馭都鄙有家之大夫宫室車旗從其命數非八則之所馭不可以不正也不正則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以雍徹矣



周官集傳卷九

元 毛應龍 撰

秋官司寇第五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秋官司寇

魯論所舉德禮政刑治之序也六典之治司徒掌教宗伯掌禮司馬掌政司寇掌刑其序然爾然各官之事各有其義此官司刑而所司以寇為事蓋事莫急

於寇賊之為害舜時臯陶作士士刑官也而舜命臯陶先戒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刑以懲寇為急尚矣秋官謂之司寇其義如此

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鄭鍔曰司寇宜曰掌邦刑而言掌邦禁何耶愚以為禁者禁於未為之先刑者施於已犯之後先王之於刑不得已而後用設以大法正以禁於未為之先使民知避而不敢犯則刑將至於措而不用也禁之而

不止至於犯焉不得已然後以刑應之故先言禁而
後言刑掌邦禁言制法之本也以佐王刑邦國言用
刑之事也

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
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
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
人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

徒百有二十人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六人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司隷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罪隷百有二十人

蠻隸百有二十人
閩隸百有二十人
夷隸百有二十人
貉隸百有二十人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六人

鄭鍔曰名官不及於司水之意何也水雖生於坎中之陽而為陽中之陰火雖生於離中之陰而為陰中

之陽王者嚮明而治光於四方照臨下土皆以陽爲
主故尊明火以爲先也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脩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㝠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翨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薙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

月令季夏之月燒薙行水謂燒所芟草乃水之則除草謂之薙也

硩蔟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王昭禹曰硩言擿也應龍曰此亦除慝之類故職在此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赤犮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蟈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伊耆古者王號始為蜡以息老物此官掌共齒杖故以伊耆名官杖則老者持之以為安亦息老物之類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

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鍔曰禮有二環人夏官之環人掌致師此官掌環遶賓客而為之衛事雖不同皆有以取於循環之義故皆名曰環人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鍔曰訝士之職有賓則與行人送迎之又立掌訝何也訝士雖有送迎之事然正掌四方之獄訟故列於羣士之後此則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而送賓於疆又不止於訝其獄訟之事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鄭鍔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君臣之

分嚴則隔而不通矣故上下不交則天下無邦然而朝廷之君臣相與以道則其合於堂陛之間外而邦國地遠勢隔何以交之哉是故設官以掌交通之事道達其間隔之情使無疑阻則天子諸侯情相得矣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

鄭鍔曰掌交之屬有掌察所以察諸矦之不率者掌貨賄所以交通諸侯之幣帛也闕於秦火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家士亦如之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鄭鍔曰此之三典曰輕曰重曰輕重之中其制則出於剛克柔克正直之德者也徐氏音辨曰詰問難也

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鄭鍔曰輕典不特罪疑從輕也凡輕皆輕憫其為未化之民也

以五刑糾萬民

鄭鍔曰墨劓剕宮大辟刑之名也五刑之名故不可

改而此有野刑軍刑鄉刑官刑國刑亦以五刑稱之葢有野民犯馬有軍中犯馬有在官者犯馬有在國者犯馬故也

一曰野刑上功糾力

野刑施於野民者也國外曰野若鄉大夫云野自六尺之類功農功也力如服田力穡之力謂力之勤於農者

二曰軍刑上命糾守

軍刑施於軍旅者也鄉師曰不用命者有誅守不失部伍守所以致命

三曰鄉刑上德糾孝

鄉刑施於六鄉者也大司徒云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鄉之八刑不孝不弟不睦不婣皆有刑獨孝以孝為首也

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歐陽謙之曰國刑疑施於王宮中宿衛侍從之人故

上愿糾暴霍光宿衛三十年小心謹密上愿糾暴可見於此

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

民之遊惰不能自強於為善謂之罷民記玉藻云垂緌五寸惰遊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先王所以治罷民者欲其遷善而已司救職云其有過失者

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此經聚而教之所以勞苦之使知自強也寘而繫之所以汚辱之使知自好也其能改過者則使反於鄉里猶不得以齒於平民者三年其不能遷善又逃遁而出於圜土則不畏甚矣斯不足教者也葢御惡人之道不一而足虞書五流五宅三居之以三就者就輕就重與就輕重之中繼之以三居者居遠居近居遠近之中周官司寇之刑與虞書法異而意同皆以使之遷善遠罪其不能改

而不帥教者則虞書所謂怙終以賊害人者也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

訟者言於公也兩造謂彼已有辨而皆至於公者以兩造聽之而無所偏受書所謂兩造具備是也使皆入束矢以自明其直入矢而辭屈則又因而沒入於官以罰之獄者曲訟而不已則至於獄兩劑彼已各具其獄辭之書以兩劑聽之而無所偏信書所謂五

辭簡孚是也必入金以自明其堅不可變入而不堅又從而沒於官以罰之司寇以掌刑為職而先王以期於無刑為心兩造兩劑入束矢入鈞金是乃所以禁之也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

而舍之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

歐陽謙之曰士聽其辭當是朝士職曰右肺石達窮民焉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鄭鍔曰刑者一成而不可變非治教政禮之比數改

易則無所執守每正月必更新之何耶葢先王制刑視時而變通故有世輕重之文未常守一而不通此所以因歲首而示改造之意然民不可使覿刑乃垂之象魏而使觀之何耶葢民雖不可使日見上之用刑而不可不使之知刑書刑書不知則不知所避而易犯矣上之人隱其所以防民之具使民不知而犯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哉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内史司

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約契要也前漢禮志治本約師古讀約曰要是要約之為義一爾按司盟職云凡邦國有疑會同則具盟約之載辭薀司盟雖掌其書然非刑官親臨之則人無所畏是以既親涖其盟書登於天府以保藏之而大史內史司會又藏其副各以攷事焉非特備失亡

而已其不信者則有刑如司約所云六官辟藏以明其罪是也

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

孔氏曰精意以享謂之禋應龍曰百官凡官府之執事者皆是也百族王之親也按鄭氏所引郊特牲戒百姓者本注云百姓王之親也入廟戒親親也此經百族與郊特牲註百姓義同誓百官者即如大宰云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是也但此云涖誓百官當知司寇非得以臨大宰葢誓戒掌於大宰而不親誓使餘小官誓之司寇臨之其百官所戒者當大宰為之惟百族王之親慮其從王奉祀或驕而不肅故刑官戒之以示警焉鄭鍔曰納亨者納牲將殺之時是時大宰贊王牲事司寇則前王以刑禁先焉則人知而自入禮也又曰刑官以清而察獄訟之辭以明而燭蔽欺之情故使之奉之以明其義焉

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

鄭鍔曰凡朝覲會同賔客所在刑官先焉然後人知尊王也

大軍旅涖戮于社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鄭鍔曰大軍旅涖戮於社邦有大事使其屬蹕皆以掌刑足以肅清臣下故也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

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

鄭鍔曰問民以圖安之計哀元年吳入楚陳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是也又曰人君以不世出之資非不足以斷邦之大事也然聖人以謂知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者大雅之訓汝有大疑謀及庶人者洪範之言未有自恃其知而無失者故國有大事則致萬民於外朝而詢以是

非葢欲順民而不違也然事之大者當決於朝廷非萬民可得而與惟國危國遷立君當詢於萬民萬民不欲則不可強使之從故所詢者惟此三事耳又曰羣臣者卿大夫士也在東而西面羣吏者府史胥役也在西而東面則左右以輔相之爾三公而下府胥皆在而王之所詢者民爾民非有位於朝者及詢之則得以北面於此見民為貴也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

之讀書則用灋

以因所犯罪附於五典聽獄訟當知罪所麗也既得其罪附於刑矣又從而用情以訊之恐有枉濫非心服而從也故用情實問之至於旬乃蔽之者十日而後斷之與書要因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同義緩刑之意欲其欽慎也王制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王制本疏云形體是人成就容貌一成之後若以刀鋸鑿之斷者不

可續死者不可生　王氏曰蔽其罪則讀其伏罪之書乃用法也　鄭鍔曰獄訟不一而吾所聽之者不可出乎五刑之外聽其辭而知其罪可附於五等之刑矣又慮乎箠楚之下何求不獲吏或鉤鉅以罔之而遂有強從者必我以情度情既已得實又至於旬乃斷之則先讀其鞫問之書使囚聞之知所犯之實然後用法也蓋至於旬則我思之審讀其書則彼知其詳無失入之悔無濫死之寃也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

不躬者貴貴也不即市親親也甸師云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焉必於甸師就隱處刑之不即市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　鄭鍔曰不使之躬坐所以責廉恥也不使之即市所以重國體也襄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坐獄於王庭葢親而坐獄則有投鼠忌器之嫌被戮辱者有大迫之醜非所以為親親之道周勃下獄出曰吾乃今知獄

吏之貴益貴而坐獄見侮於刻木之徒非所以為貴

貴之道也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

鄭鍔曰辭聽則察其言辭以聽之也

二曰色聽

鄭鍔曰色聽則聽言而察其顏色也

三曰氣聽

氣從內發心知其虛吐氣則喘　鄭鍔曰氣聽則聽

其言而察其氣也

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鄭鍔曰心有不直則耳所聽者必疑而不審　應龍曰五者皆以辭為主故皆曰聽然先王豈故為是術以察見淵魚哉葢不如是則情不可得而刑必濫矣或者謂察諸外者不足以知其心殊不知聲色耳目正心之所由發也古人於舉趾高者知其不固目動言肆者知其辭之必遁視下言徐者知其有禍觀戚

儀省禍福無不以此而況求民情寧有不可見也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
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
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故謂王之故舊也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賓鄭氏曰三
恪二代之後與應龍曰恪敬也衆古容皆讀如恪三
恪即孔叢子禮之如賓客也左傳注三恪在二王後
之上其禮轉降示敬而已　鄭鍔曰王者專生殺之

權豈其所優異之人而不能釋之哉以為法者天下之公共非一人之得而私與衆議之以示至公可也玆所以有八辟之議也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三刺者謂羣臣羣吏萬民三者皆曰可殺而後殺之也　鄭鍔曰凡言刺有二義刺取也刺殺也　如春秋書刺公子偃之刺則殺也此言三刺則義當訓取葢

刺有探取之義也又曰庶民之罪已得其中雖罪名已著尚未忍殺之刺取臣民之意皆以為可殺然後斷其中殺之所謂國人殺之也　說文曰訊問也鄭鍔曰人之深情厚貌不可臆度有顧望畏懼不敢吐其實者將以刺取其意必先設辭以訊之不訊其言無以探其意故三刺之法則三訊之意所以刺取其意耳又曰此之所刺者庶民獄訟之中也雖訊官吏實以民為主而訊官吏者能達萬民之情而致於上

故也

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

鄭鍔曰冢宰本制國用也內史掌國令之貳以逆會計司會掌財用之貳以逆吏治故皆受民之貳乃使司寇登之何耶愚謂用刑有煩省則斯民有登耗民數有登耗則財賦有多寡必使刑官登之者蓋民數之多則知省刑以育民之所致也刑不可以安用也

財賦出於民民之多寡則財賦亦從之豐耗國用當從而隆殺焉此所以受其貳也

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

鄭鍔曰大司寇奉犬牲於大祭祀之時故小司寇於小祭祀奉之職有尊卑也　應龍曰鑊之實水卑者之事也而使司寇主之蓋齋戒沐浴而後可以祀上帝尚潔也此鑊也此水也臨之以刑官則無不肅而無不潔矣

大賔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小師涖戮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

歐陽謙之曰大司寇小司寇同官也邦國有大事俱號令其屬官以為之蹕爾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

民生自天大民小民之星其神實生乎民孟冬物生之時祀之以報其生養之功必王之以司寇者先王

以民之登耗固有神主之而民之多寡皆本乎刑之繁省亦司寇之所當知也故司寇以祀則獻民數於王見其慎以用刑而刑不至於殘民則其生成之數如此王拜而受之則亦重民數也

歲終則令羣士計獄獘訟登中于天府

歲終上其所斷獄之數計其所斷幾何既知其繁省又知其民之為善為惡者之多寡也

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

刑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鄭鍔曰遠之所取法者在乎近外之所取正者在乎內六十屬為衆矣所視以效法在吾之羣士使近而羣士能守法不越則彼遠而外者詎有不恤於刑乎故先言帥屬乃言令羣士也又曰既令羣士宣布四方極四方之遠皆表憲刑以示之蓋內不率者不足以示外近已孚然後遠者信此其先後之序